

# 我在忠義二村住過

■ 羅代利



→ 民國72年羅代利自軍校畢業休假返家時，在客廳老沙發上留影。

民國五〇年代，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附近，在緊鄰芝山岩山腳下，陸續興建了忠義一、二、三村和精忠、懷德、慈祥新村。其中，忠義二村是我從小生長的地方；可惜，因畢業分發及工作調動，多年前遷居台中，但只要北上就趁便到那一帶看看，聊解鄉愁。

父親羅海雲先生是隨軍來臺的資深士官，服役於軍情局汽車隊，大約在民國五十二年我出生時，帶著我們一家，遷進忠義二村。退伍後，開娃娃車十多年；因年歲漸高，轉任社區警衛，但仍身強體壯，始終不服老，常自告奮勇幫鄰居修理東西，以此為樂。父親背上有多處刀疤，是在大陸剿共肉搏戰時留下的；後來我發現許多叔叔、伯伯身上也有，可見當年戰況之激烈。

我是所謂的「眷村第二代」，出生時臺灣經濟尚未起飛，父親的軍人待遇不高，我們三兄弟過年時，雙腳穿的還是黑膠鞋，幼時的玩具則是紙牌、彈珠和「大富翁」等。民國六十年左右，隔壁孟家買了第一臺黑白電視機，每到傍晚一大群小孩擠在孟家紗窗外看卡通，蔚為奇觀；大人們覺得這樣不太像話，後來一戶接著一戶，硬著頭皮添購了在當年算是滿昂貴的電視機。

← 羅代利的父親退伍後，曾在70至78年間擔任鄰近社區警衛，繼續為照顧家庭而打拚。



壁的馬阿姨喊一聲就有了！大家互相支援，非常方便，也從不計較。爸爸得空，也會做些饅頭，分享鄰居。夏天常有好此鄰居擠

早期眷村的「竹籬笆」，不只圍在房子周邊；事實上，連牆壁也是以竹籬笆加上泥土糊成的，隔音效果不佳。左右鄰居哪家小孩挨罵或夫妻吵架，都聽得一清二楚；晚上睡覺前，甚至可在加蓋的閣樓，跟隔壁聊天或敲打暗號。媽媽煮飯時，如果臨時發現缺了點柴米油鹽或什麼的，而菜已準備下鍋不便去買，只要跟隔

在我家前院葡萄藤下，同享葡萄滋味；爸爸跨上梯子摘取，大人們幫忙扶梯，小孩都興奮地仰首眺望——等著吃，很是熱鬧。

芝山岩後山下，原本是一片農田果園，清澈小溪蜿蜒。隨著多項工程陸續動工後，頓失大自然吸納功能；而排水渠工程進度又遭阻礙，一遇颱風豪雨，鬧水災就像家常便飯。村裡老伯伯們苦笑說：「不是每逢佳節倍思親嗎？乍心麻，咱們每逢颱風水必淹？」尤其，忠義二村地勢最低，積水深度為各村之冠；水深及胸時，全家得躲在閣樓上等公家送來稀飯、饅頭，配點豆腐乳果腹。如此年復一年，多少個沒水沒電的夜晚，收音機廣播節目和颱風報導，成了唯一消遣。

颱風過後，家家忙著搶水沖洗泥濘，爭塊空地曝曬傢俱的奇景，令人難忘。在多次狂風暴雨、惡水滔滔時，父親常常冒雨去

疏通水溝。他說：「水排出去，才不會全村都淹水。」急公好義精神，對我影響深遠。

忠義各村有些所謂「敵後」工作人員，壯烈成仁，我乾爹也是在乾姊童麗娟小時候殉職的；影響所及，是民國七十年我雖以第一名考取情報班，最終改讀中正理工學院，人生從此轉折。

「忠義二村」已經於民國七十六年改建為「蘭雅新城」；在改建之初，眷戶們也是捨不得熟悉的環境與老友，反對聲浪不小，但爲了居住品質，兼顧市容（忠誠路廿年前已車水馬龍），拆遷再建勢在必行。可惜，拆遷前我因新婚在附近租屋，卻不懂得留下珍貴的一草一木，姑姑羅素珍女士借住時攝於家門口之照片（如左圖），成了唯一紀念！

改建期間，長輩們幾乎每日定期瞭解進度，滿心期望、等待

憾！謹以此文略表悼念，祈願也有相同憾事的老兵先進在天之靈，不必梗梗於懷，繼續庇蔭後世子孫平安幸福。



的喜悅，溢於言表；猶記父親在夕陽餘暉下，拄杖立於基地前的龍鐘背影，至今仍縈繞腦海，恍如昨日。先父引頸盼望多年，可惜仍在交屋前病世，不及遷入，想是生平一大遺